

编者按>>>

春节长假期间,本报多名记者分赴湖北、河南、安徽、江苏四地,采访了一批在上海工作回乡过春节的新上海人和外来务工人员。倾听他们的乡愁,倾听他们的困惑,倾听他们对中国乡村建设的希望和梦想。



特派记者 曹刚

30岁的张进,家住湖北省当阳市慈化镇群益村,来沪9年,是青浦区华新镇一家管件制造企业的技术工;妻子赵惠玲28岁,来自当阳市河溶镇民合村,到上海4年,是嘉定区黄渡镇一家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的普工。

小两口租住黄渡镇一间20平方米的农舍,月租350元,距上海国际赛车场仅5公里。每年春天,F1的轰鸣声都会清晰传入他们耳朵。张进买不起门票,也没兴趣去场边凑热闹,他更怀念家乡的声音——秋收时的风吹稻浪、天亮前的公鸡打鸣、入夜后的万籁俱寂……

不过,只能想想而已。接下来几年,甚至更久,他们规划的蓝图里,没有家乡的位置。

当地新企业“伤”环境

10年前,赵惠玲曾南下深圳打工,22岁回乡。经亲戚介绍,她认识了张进,结婚生女后,嫁鸡随鸡,跟丈夫来到上海。“每天工作8小时,每周休息一天,经常加班。”她初中毕业,没什么技术,在流水线上重复着称量、包装等简单劳动。

赵惠玲说,在家乡也能找到工作,但付出相同努力,薪水只有上海一半。张进的堂弟在老家当会计,月薪约2000元,一线工人更低。

来沪打工前,她在当阳一家小店卖了一年衣服,工作轻松,“每月收入七八百元,赚不到钱。”



■ 浓雾中,张进(右)、赵惠玲(左)和女儿张子怡在自家菜地前留下一张难得的合影 曹刚 摄

当阳的企业数量不多,类型较单一。最近两三年冒出好几家陶瓷厂,为当地解决了数千劳动力,赵惠玲听说,“它们是从南方搬过来的。”

国内一些大中城市近年来调整产业布局,一批重污染企业悄悄向三四线城市转移。陶瓷厂大面积“占领”当阳后,空气质量骤降,抗议帖频现网络论坛。当地主要企业还有玻璃厂和化肥厂,都对环境不友好。

老家生活成本不低

来沪4年,赵惠玲从没跳过槽,每月进账约4000元。丈夫来得更早,技术更高,月入6000多元。忙碌整月,家庭收入上万元。食堂包午晚两餐,全家月开销不超过2500元。

小夫妻打拼多年攒下一些辛苦钱,去年夏天花12万元买了车,春节前把新车开回了家,耗时12小

时。“办的沪C牌照,只要千把元,在郊区开足够了。”张进说,他俩很少去市区,唯一玩过的景点是东方明珠。“镇上生活方便,想买啥都有。市区太远,来回要3个小时,两个人坐地铁就要30多元。”

赵惠玲说,上海的交通费比较高,但其他生活成本,家乡的性价比并没有优势。从民合村开车到县城(当阳是县级市),要颠簸一个小时,即便回乡工作,地点也是在县城或周边的大城市,还是要租房。

“论生活便利或物价便宜,老家还不如上海。”赵惠玲举例说,这次回老家想买一台洗衣机,同款机器,上海卖千元,当阳要贵四五百元。“网购更便宜,但当阳全市都不在送货范围内。”

不能陪女儿感愧疚

张进为女儿取名“子怡”,希望她将来和电影明星那样,享受万千掌声。但至少现在,小姑娘的生活还无人喝彩,且少人陪伴。5岁的张子怡一直在老家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,从没到过父母打工的城市。问她不想去,小姑娘不假思索地摇摇头。

张进的父母刚过半百。除了照顾孙女,还要负责家中7亩农田,种大蒜、莴笋和白菜等,年收入约2万元。种菜是当阳不少农家的主要收入来源,在田间辛苦劳作的,全是五六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,年轻人几乎都在外打工。

女儿刚出生,赵惠玲夫妇就远

走他乡,每年回家两次,国庆和春节,每次最多待10天。小子怡读幼儿园前,对父母很陌生,一抱就哭。后来,夫妻俩每隔两三天和女儿通一次电话,亲子关系渐有好转,视频通话仍是奢望,“我们手机有这个功能,但老家没条件。”张进说。

马年第一天,身穿父母从上海买回的新外套,头顶妈妈精心编扎的两条麻花辫,张子怡心情特别好,蹦蹦跳跳地黏着爸妈。常年不能陪伴女儿,赵惠玲心中充满亏欠。聊到这个话题,她偷偷转过身,轻擦眼角,回过头,泪痕犹在。

【寄语家乡】

赵惠玲:“如果家乡的工资能再高些,物价再便宜些,生活再便利些,我当然想回去发展。谁愿意背井离乡,和女儿一年只能见上两次面呢?明年夏天,张子怡就要上小学了,爷爷奶奶的年纪越来越大,照顾她的生活已很辛苦,没精力没能力再管她学习。我也想过带她去上海,但是借读比较麻烦,再加上我们整天忙着打工,没时间好好照顾她。”

张进:“希望老家能提供更多就业岗位,现在工作机会还是太少,就那么几家厂,而且都是高污染企业。当阳以前是三国古战场,张飞喝断当阳桥,赵云大战长坂坡,都发生在这里。我从小就为家乡的山清水秀而骄傲,没想到现在会和雾霾、污染沾边。危害子孙后代的工作,我不愿意做。”

两地分居不容易,河南人李家魁打算在沪再多干几年——

不想一直在外漂 早晚要回家乡去



特派记者 王文佳

“现阶段还只是为了生存,算不上是‘生活’。”说起来上海工作的原因,李家魁这么说。

李家魁是河南新乡人,今年四十多岁了,从毕业开始就一直做家电售后。之前,他在新乡的新飞冰箱厂工作,2012年,他被上海的双鹿上菱电器集团公司相中了。“新飞也是个大单位,在行业内口碑不错,可是这几年一直在走下坡路。我工作也20年了,在新乡一个月工资也就2000多,和十多年前收入一样。到双鹿后,待遇提高了两倍多。”

乡愁

两地分居 环境陌生

老婆在新乡有稳定工作,女儿也已经上初中,两地分居肯定麻烦诸多,但是作为一家之主,李家魁立志要给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。“企业提供宿舍,除去开销,一个月还能往家寄个五六千元。”有挣扎,有踌躇,有对未来生活的憧憬,却也有对未知世界的恐惧,思绪良久,李家魁还是决定勇敢迈出去。

初到上海,人生地不熟的李家魁很不习惯——周围的一切都需要他重新去适应。“大概一年之后我才算适应了这里的生活。”李家魁慢慢发现这个城市的美好:便利的交通,优雅的环境,繁华的商业,较多学习机会,工作生活中还时常会出现一些小惊喜。他承认,和新乡比起来,上海有更多的东西值得他去发掘。

压力

竞争激烈 户口难落

李家魁来上海,就是想给女儿提供一个好的环境。可是一年过后,他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,实现这个梦想远没有当初想象的那么简单。

李家魁在单位负责产品售后服务工作。走在路上,躺在床上,他都经常思考如何把自己的工作做好,给企业带来效益,如何给同事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。时常忙得都忘了给家里打电话。“我们这个行业,竞争压力非常大,不卖力也不行啊。”

五一、十一、新年,只要有长假,他就往家赶,但是一年到头,在家里待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一个月。他想把家人都接来,但是仅租房这一项花销就让他害怕。他想把女儿接到上海,让女儿落户。可是如果让女儿来上海考高中,他怕女儿考不上,到时候连书都读不成;让女儿直接转学到上海读高中,根据现在的制度,有几条硬指标,他还达不到。

未来

女儿优先 考虑回家

一个人在外面,有苦都是自己往肚里咽,从来不跟家里人抱怨。“跟她们说有什么用,她们什么忙也帮不上,只是多个人受累罢了。”出门在外,想得最多的就是女儿,女儿太单纯,他老是怕她以后吃亏。

对现在的工作,李家魁很满意,认为有很好的发展前景,工资不低,工作环境还特别好。可是,制造行业,本来就存在劳动力过剩的问题,行业竞争压力可想而知。更重要的是两地分居,也不是个长久之计。上

海毕竟不是他的家。

对于未来,李家魁没有具体的规划。他说,如果自己年轻一点,还没成家,可能就待在上海了。可是有了家室就不一样了,他也想在上海买房买车,但是难度太大,“也不可能一直在外漂着,早晚是要回去的。”李家魁就想趁着企业的发展契机,多干几年。

【寄语家乡】

李家魁:家乡要变成什么样,我才愿意回来?其实很简单。只要就业环境能稍许改善,在这个行业,有我的生存机会,我就愿意。工资能拿到现在的一半都行。

新乡虽然发展慢了点,但毕竟是我的家,有我熟悉的一切。我们要求没有那么多高,只要能满足我们衣食住行的基本要求,我就很满意了。当然我也希望家乡的生态环境能稍微好一点,绿化多一点,粉尘不要这么大,还希望有更好的教育条件,让女儿得到更好的教育,但这些都建立在满足了经济需求的基础上。

■ 走在故乡的街头,李家魁心里很踏实 王文佳 摄